

[芬兰] 瓦依诺·林纳/著
贾 叶/译



普通士兵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普 通 士 兵

〔芬兰〕瓦依诺·林纳 著

贾 叶 译

I531.45
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通士兵/(芬兰)林纳著;贾叶译.-北京: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11

ISBN 7-81056-113-8

I. 普… II. ①林… ②贾… III. 长篇小说-芬兰-
现代 IV. 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2605 号

Väinö Linna

- (c) The Estate of Väinö Linna, 1997
The original title 'Tuntematon Sotilas'
First published by WSOY
(c) Chinese translation: Jia Ye, 1997

普 通 士 兵

[芬兰] 瓦依诺·林纳 著

贾 叶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4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2000 册

ISBN 7-81056-113-8/I·5

定价: 15.00 元

瓦依诺·林纳小传

瓦依诺·林纳(1920—1992),芬兰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芬兰中部乌拉亚拉一个屠宰工人的家庭。他幼年丧父,为了谋生,母亲给农场主当佣人,林纳也边读书边在农村林场和锯木厂做工。1938年中学毕业后,到芬兰最大工业城市坦佩雷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名梳棉工人。

芬兰原是瑞典王国的殖民地,瑞俄战争后,被割让给沙俄,又沦为沙俄的附庸。芬兰人民长期在外族统治下,过着屈辱的生活。19世纪中叶,全国掀起民族觉醒运动,以后又爆发了反对沙俄在芬兰推行俄罗斯化的斗争。1917年,芬兰宣布独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历史的原因,芬兰与苏联发生两次战争。1939年,瓦依诺·林纳应征入伍,参加了芬苏战争。战争结束以后,他返回坦佩雷,白天在工厂做工,夜间写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947年,他的处女作《目标》发表,次年出版《黑色的爱情》。195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普通士兵》问世,立即蜚声文坛。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三部曲《北极星下》等重要著作,奠定了他在芬兰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普通士兵》以芬苏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由年轻士兵组成的机枪排在漫长战争中的经历。作者以高超的写作技巧、生动的方言反映了普通士兵的厌战心理,对这场战争的责难以及对和平的强烈渴求。作者突破了以往表现英雄人物的传

统模式，在他的笔下，士兵都是普通平凡的人，他们抱怨战争、惧怕死亡，但他们却默默地以鲜血和生命履行着自己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小说出版后，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北欧也引起巨大反响。小说改编成电影、戏剧和歌剧，迄今为止，已被译为 26 种文字，销售 40 余万册，成为芬兰家喻户晓的作品，被誉为芬兰文学史上的丰碑。

瓦依诺·林纳以其出色的文学创作活动，两次荣获芬兰国家文学奖，并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和芬兰文学基金会荣誉奖。1964 年被授于坦佩雷大学名誉博士，1980 年由芬兰总统任命为芬兰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瓦依纳·林纳的作品，不仅以描写人物心理见长，而且在娴熟运用方言俗语、表现民俗民情和爱情等诸多方面，也极富特色，这些都构成了其作品与众不同的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1992 年，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芬兰作家，因病与世长辞。

序

我第一次遇见贾叶是在我国首都赫尔辛基，那是在芬兰文学档案馆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我们用法语交谈，她告诉我她正在把瓦依诺·林纳最负盛名的小说《普通士兵》译成中文。对一个芬兰作家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是一件文坛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瓦依诺·林纳是公认最杰出的芬兰小说作家。《普通士兵》被译成多种文字，这使他享誉世界；法文版被认为是最好的。这本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一排士兵的故事。它的风格是传统的，清晰、典雅，士兵们的语言体现出了丰富多采的日常用语。

我希望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将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芬兰人民的感情：我们厌恶战争，但我们随时准备着保卫我们的独立。林纳的幽默感为我们芬兰人在世界各地赢得了许多朋友。

我与林纳私交甚笃。他在二战后一直住在芬兰的工业城市坦佩雷。我和我的妻子从1968到1995年曾在该市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数十次去他家造访，他也是我家的常客。当我获得林纳文学基金奖时，我感到我已被接纳为他的传统中的一名作家。我怀念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因为他有幽默感，有民主思想，并且他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

芬兰远隔中国千山万水，在芬兰见到林纳小说的中文译者的确令我高兴。当我和我妻子在家中为朋友们举行新年招

待会时，我把她介绍给了我的同事们和芬兰文学界的另一些朋友。现在中文译作已完成，我该为贾叶的工作向她致以衷心感谢了。我希望中国文学界的朋友们将从这部现实主义的、极富幽默感和激动人心的小说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芬兰) 瓦依诺·克尔斯蒂纳

1997 年 9 月于赫尔辛基

PREFACE

I met Jia Ye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capital Helsinki in Finland at a reception of the Finnish Literary Archive. We spoke French. She told me that she was translating into Chinese *The Unknown Soldier*, the most famous novel of Väinö Linna. It was really good news for a Finnish writer; it is a literary event.

Väinö Linna is in general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minent postwar novelist in Finland. Thanks to many translations, *The Unknown Soldier* has made him internationally known; the French one is known to be particularly good. The novel tells about a platoon of soldiers in realistic way. Its style is traditional, clear, and classical. The soldiers' speech conveys the nuances and riches of everyday language.

I hope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novel will help the Chinese reader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the Finnish people, who did not like war but were still ready to do their best to protect our independence. The humour of Linna has won us many friends in the world.

I knew him personally. He live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industrial city of Tampere. My wife and I liv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in 1968–1995. We had the pleasure of meeting

him dozens of times and visiting his home. He was also seen as a guest in our home. When I received the Linna Literary Foundation prize, I felt that I was accepted to be a writer in his tradition. I miss our great friend for his sense of humour, his democratic vision, and great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It was a pleasure to meet a Chinese translator of Linna here, far away in Finland. I introduced her to my colleagues and other Finnish literary people when I and my wife had a New Year's reception at our home for our friends. Now when the translation is ready, it is the time to thank Jia Ye warmly for her work. I hope the Chinese friends of literature will find a great pleasure in reading this realistic, humorous and exciting novel.

Helsinki, 16th of September 1997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reading 'Väinö Kirstinä'.

Väinö Kirstinä

第一章

1

众所周知，上帝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安排和主宰天下之事。秉承上帝的旨意，一场大火降临到称作原宿的村落附近，几百亩森林被大火吞噬一空。出于习惯，人们总是尽其所能地干扰上帝的意志，然而徒劳无益，上天仍毫不留情地烧掉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一切。

上校陆军参谋长是第一个体会到上帝这种周密安排的人，他发现了这片被烧毁的空地可以作为理想的部队营地。芬兰的冬季之战终于“完满”地收场了，它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令人“满意”的一场战争。因为战争双方不分胜负，然而芬兰略输一筹，不得不给苏联割让一片地盘，芬兰军队撤退到新的边境线之内。

战后，部队的残余部分面临着复员，由那些应征入伍的新兵代替。现在，这片空地已成为一个步兵营的宿营地，那些老兵头顶着皮帽，身着褴褛的羊皮袄，脚登毡靴，在这温暖的初春季节离队还乡。对他们来讲，不存在任何重新适应的问题：他们是典型的芬兰人，过惯了先喝得烂醉，然后下地干活的日子，难道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的血就白流了？这是那些无须操心春季农田播种的人才思虑的事。

这些兵大部分都是世代扛锄把子的，这种格外复杂的理

论问题与他们的解甲归田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应付诸如此类的难题。此外，懊恼是上年纪人的事，哲理性的思索是那些留连于叹息往事的老人的高雅嗜好，而一个士兵所需要的只是行动。

颧骨突起的粗糙面颊上长满了胡须，眼窝深陷，犹如一头狡猾的野兽，本能地顾及的只有两件事：如何守住阵地及保住自己的小命。

现在应征入伍的年轻战士顶替了老兵的位置，他们列队不整，缺乏训练地站在那儿，他们是被选出来，由他们的祖国母亲贡献在历史祭台上的祭品。那些穿着便装的农民、身着小马甲的记者、只穿着衬衫干活的以及偶尔过路的镇子上的人疑惑地看着这些新兵，搞不清他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就拿他们当中的新兵马其纳来说吧，他西服革履，极不好意思地站在那儿，胳膊底下夹着他的包袱卷，口袋里装着他作为伐木工人最后的薪水及一张姑娘的照片，她是邻居的女儿。他并不爱这姑娘，而她也未看上他，只是他听说在军队里时尚看姑娘的照片，所以他就带来了。实际上他们是最普通正常的邻里关系，当他要离开时，他竭力显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要了这张照片并且说道：“想着给我写信。”

“作为勇士，死亡是你的光荣，战场上为国捐躯是你的荣耀。”从小学起他们就接受这种英雄主义理想化的教育。然而不知何故，这些人却未能领悟其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诗歌是属于绅士们的，而普普通通的芬兰人对于绅士们脑袋里的玩艺所知甚少，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人如何跃上坦克，用步枪砸扁了机枪的故事，他们能理解和欣赏这种事迹、行为，这是他们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的行径。总之，为了

完成把他们聚在一起的这一目标，他们的士气已算高涨了。

一年过去了。一排排营房坐落在这片曾是森林的荒地上，地面已被填平作为训练操场、新兵们在那儿操练、呐喊，很快地被调教成了老兵油子。马其纳现在已成为一个士兵，或者说他应该是一名战士了，虽然他还合乎理想的典范，但已足以应付人类历史的血腥厮杀了。

2

机枪连正在自己的操场上训练，那天下午天气炎热，与其说是阳光，不如说是由于刚刚结束的午休使他们格外地懒散，以致于操练比往日更糟，就连那些任职已久的班排长们也比往日无精打采。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对于应征兵来说，在军队里的最高前途也就是一个士官军衔。那些排长们懒洋洋地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无意于再给这些人施加一点点压力。操练口令喊得无精打采，士兵们松松垮垮地操练着。

从指挥部里走出来一个小个子军官，他的出现立刻使操场上恢复常态，口令喊得响亮了，军官们都回到自己班排的队列前，小个子军官向操场走来，他名叫卡尔纳，是这个连的连长，而且也是1917年独立战争时的英雄，他虽已50岁左右，个子干巴瘦小，腰干却挺得笔直，一副地道的尚武军人的派头。通常他干脆利索，总是显得来去匆匆的样子，这次似乎比往常更匆忙，他的眼睛只顾盯着他的连队，恨不得一步跨到队列前，结果被一根树桩绊了一下，但马上便恢复了平衡。“真不长眼”，他边嘟哝边转过身去看那木桩子，结果又被另一个树桩绊了一个大趔趄，这一下可谈不上什么仪态了，他摇晃挣扎了几下才勉强没有跌倒，他那被压抑的精

力立即爆发成一串低声的诅咒：“——他妈的，奶奶的……”

他终于来到连队面前，他停在队列前深深地吸了口气，用有些滑稽的断断续续的嗓音一个字一个字喊道：“——机枪连集合。”

士兵们迅速转向他们的指挥官，笔直地立正站着。

“稍息，排长出列！”

士兵们松了一口气。三位军官迅速朝上尉跑过去而后的目光在天空与跑来的人影之间巡视，显露出一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三位军官在他面前立正站好，卡尔纳极力不去注意一排指挥官中尉拉米奥站在那儿的那股劲，他敬礼时甚至连手腕的姿势都显得那么特别，这位高个子、瘦长脸摆出一副不可一世架式的赫尔辛基中尉总是考验着卡尔纳的忍耐力，而每一次都离发作不远。拉米奥是位职业军官，军官学校的资历宠出他的优越感，他那种傲慢作派，使得行武出身的卡尔纳恨到了几乎咬牙切齿的程度，甚至连拉米奥下达命令时那副尖声尖气的嗓音都令他痛恨。二排是由一个很年轻的少尉指挥，小伙子刚刚从芬兰西部的某个镇的学校毕业，他绝望地模仿着冬季战争时规范少尉那副煞有介事的神气。维莱·考思凯莱，三排指挥官，同时也是候补军官，他年近30岁，是哈曼地区小农场主的儿子，他与他父亲一模一样是个典型的哈曼人，身材矮小粗壮，金黄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性格寡言少语。他在冬季战争中有许多传闻，可他本人却从未谈及一个字，人们只知道在战争后期，他曾指挥过一个连，尽管他当时的军衔只是一个士官，战后他被送入候补军官学校，作为一名少尉留在军队里。他训练士兵时，话虽不多，显得过于持重，但却一丝不苟，训练有方，所以他训练出来的

士兵并不比其它军官训练出来的差。

上尉卡尔纳十分器重考思凯莱，这次他仍不例外，仿佛只对考思凯莱一个人说话，几乎无视另外两名军官的存在。全连的人静静地望着几位军官比往常稍长一些的低声交谈，暗暗地希望将有什么新的行动结束这没完没了的军训，交谈终于结束，上尉卡尔纳返回指挥部，排长们返回各自的排里，全连的人立即振作起来，他们被带出操场返回各自的营房，考思凯莱把他的排带到营房前，站在那儿思忖了好一会，好像在琢磨如何开场，他不习惯用军官的口气下达命令。

“嗯……班组长们，你们应承担起这个任务，全营要乘卡车转移到新的营地去，因此要减装，背包里只留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双袜子及外套。除了吃饭的家伙，当然还有武器，其余的一律交军需官，现在立即行动。”

整个情形似乎不同寻常，乃致于中士希耶达纳违反军队只服从命令的惯例冒昧地发问：“我们往哪儿去？该不是直接就下地狱了吧？”

考思凯莱注视着远处的地平线答道：“无可奉告。命令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该走了，马上开始行动，别浪费时间。”

这就是这些人对他们的去向所知道的全部，不过少知一事便少操一份心，他们的热情并未因此减退，更罕见的是他们竟需要请教班组长们该怎样轻装。希耶达纳有个好主意，把所有要带的东西列出个清单，这下便容易多了。这位从吐尔库来的中士是个精力充沛、生性快活的小伙子。考思凯莱不在的时候，便由他负责代理，他用那粗哑的嗓门指挥着，他在排里颇有威信，准确地说这首先要归功于他那过人的精力。

一个声音兴奋地说道：“据说通讯员告诉他们营部里的人

说要派咱们去原宿驻扎。”

希耶达纳非常懂得小道消息的能量，使用讥讽的口气说道：“那些营部的司机告诉我们咱们是去赫尔辛基驻防，交旧衣服就是因为要发全套新的，我是这么听说的，我这儿的消息可是一打一打的。”

二班长中士拉赫第纳正跪在地上打背包，他是个大块头，从哈曼北部来。他边躬着身子打背包，边喃喃自语道：“等着瞧吧，小伙子们，这就是说要有麻烦了，德国人一咋呼，咱们这小喽 啰 就得跟着指挥棒转。”

他心事重重地环视着周围的人，接着道：“得，俄国人的子弹也老鼻子了，所有的公路上都埋了雷。”

士兵拉赫卡依纳，北卡累里亚人，他从不甘于寂寞，哪儿都要插一杠子，早就按捺不住，插话道：“不对，小伙子们，俺知道，俺们这是去前线守卫，俺们的老总是担心，德国人一进攻，老俄国人便到俺们这儿来串门儿。”

那是希耶达纳的观点，可是拉赫第纳却不以为然，皱着眉头念叨着：“俄国人干吗到这儿来？他们从未侵犯过任何国家，眼下倒是德国人在这儿。”

“休假过路。”

“休假！”

拉赫第纳由于愤怒及蔑视提高了嗓门，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哗然。

“就像俄国人在汉沟和维希里休假一样，你别向着他们说话。”其实这都是徒劳无益的争执。拉赫第纳的“等着瞧”被淹没在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中，要不是希耶达纳喊“立正”，他们将会无休止地争吵下去。

上尉卡尔纳走进营房。

“继续说下去。有准备完毕的吗？”

卡尔纳在房间里巡视，边检查士兵们的装备边指示道：“所有旧的装备都换新的，凡是军队里用不着的东西都写上家里人的地址，送交军需官处理，一定要清理掉所有像信纸这类没用的东西，还记得童子军的格言吗？时刻准备着。”

“上尉呀，信纸还是扔不得的，要是俺们不写情书，姑娘就不要俺们了。”

拉赫卡依纳的话引起了一阵哄笑，就连卡尔纳也忍俊不住，面带笑容道：“听听，姑娘们不要我们了！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姑娘们跟母亲一起生活，她们肯定不会拒绝，要是她们与父亲一起生活，她们巴不得与小伙子们来往……这双靴子该换新的了，已经经不住行军了……他担心的是情书，靠笔杆子追女……”

上尉的目光始终就没有停止检查他们的装备。

一班长莱合多突然发问，甚至竟忘了立正。

“上尉，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准备？是不是战争？”

“噢，不是，战争不是这么一下子就打起来的，战争离这儿还远着呢，离巴尔干半岛也远着呢。”

“上尉，目前形势变化太快，据说这儿就要开战了。”

卡尔纳瞥了一眼莱合多笑着道：“果真如此，那就只好打了。”

“要是真打起来，我们都是好样的，把敌人一直赶出国界。”

上尉笑了笑转向莱合多道：“看来我欠你的咖啡你是喝不上了。”

“没关系。”

莱合多曾经为卡尔纳的私事出了趟差，帮着卡尔纳的家人移居到镇里的一套新公寓里，由于搬迁，上尉的妻子甚至无法招待莱合多一杯咖啡，因而卡尔纳答应有机会时请他喝咖啡。

这位从坦佩雷来的下士是在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引起了上尉的好感，确切地说是由于他休假时未按时归队。

莱合多自幼便失去了父母，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不得不学会自立，在他身上似乎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魔鬼般的阴影。尽管他年纪与其它人相仿，却显得成熟得多，他一向性格粗暴、强硬，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事物都引起他的反感，什么祖国、信仰、家园及芬兰军队的荣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或多或少对其它人都有一定的感染力，可都被他一概否定。

人们只知道当老百姓时，他曾是卡车司机助手。对于他过去的生活经历，这是唯一能从他嘴里挤出来的情报，哪怕是最艰苦的行军及训练，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累，顶多也就是薄薄的嘴唇绷得更紧了，带出一种近乎残忍的神态。

一次，他休假迟归队整整一周，当上尉问他理由时，他只简单地答道：“我不想回来。”

“不想回来？”

卡尔纳气得浑身发抖。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知道，长官。”

卡尔纳两眼注视窗外，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办公桌，终于用平静地口气道：“一个男人就应该敢作敢当，不能指望把